

517

假巴顿历险记

〔美〕 卡罗尔·戴利 著

王其健 译



127469

I 712.45
4322

假巴顿历险记

〔美〕卡罗尔·戴利 著

王其健 译

花 香 文 艺 出 版 社

假巴顿历险记

[美] 卡罗尔·戴利 著

王其健 译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原平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.25 字数90千字

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册

ISBN7—5378—0181—9

I·184 定价: 2.20元

目 录

假巴顿历险记.....	(1)
金发女郎奇案.....	(28)
天使般的面孔.....	(83)
巴特拉医生之死.....	(111)
译后记.....	(131)

假巴顿历险记

我的舱位在佛尔荷里轮船船顶部。我有意把我的小提包遗留在船舷上，开始了监视工作。这时轮船已经离开港口，正在缓慢地顺着航道向辽阔的海洋驶去。

我监视时并不显得那样认真严肃，而是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我的这次短途旅行要说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，但是做这种监视工作却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。我敢肯定，自从我走上这艘轮船后，我还没有观察出什么异常情况。

对我来说，那个人是个新手。我认为那个小提包一定会引起他的怀疑，而他把它捡起来，是希望能够从中得到一点什么东西。我认为关于我过去的过错，他们谁也没有真正抓住过。

我并不是一个罪犯，而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冒险家。我做的工作是反对那些试图破坏法律的人。我做的不是警察的工作——但也不是为了我自己：我已经完全认知世界上的罪犯们是最愚蠢的人。他们终日都在千方百计、苦思冥想地谋害别人，但是却很难实现他们的计划，最后反而害了自己。你能够理解这种赌注式的游戏吗？我可以告诉你这方面的大量事实。这种赌注式的游戏其实是很普遍的，我可以谈出许多这方面的例子，看看他们都愚蠢地做了些什么事情！但是，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是否在各个地方都出现过。

我说过，我是一个冒险家。但是，我不是那种坐在某地等待发生这种事件的人；也不会为了一定的报酬花费时日外出，帮助当局处理那种令人不愉快的案件。何况并没有人向我提出过这种要求。我对那类“侦探”不屑一顾。这种人只会在书本的扉页之间寻求、发现什么新玩艺儿。

我做的大量工作是专门用来对付搞那些敲诈勒索案件的。我发现有人做了这种敲诈勒索的事后，就去访问他。他支付的代价就是为我服务。就这样，我几乎每一次都能够找到这种敲诈勒索者。你看，我是他们中间的哪一类人？既不是罪犯，也不是警察。他们这两种人都怀疑我！虽然那些罪犯不可能知道我常常在跟踪他们，而警察呢——唔，他们有时相当紧密地跟踪在我的后边。然而，即使是这样，我还是得到了不少工作的机会。

为了寻求这种乐趣而外出他乡，被人盯着梢，心情自然不会好。因此，我在甲板上口里吹着口哨儿，来回上下跑了好几趟。我是想进一步弄清楚周围的情况，担心自己是否又有了什么失误！那个人也跟在我的后面，跑上来，跑下去，天真无邪的样子，好象那就是他的第一职业一样！我吃午饭时，他也坐在我旁边的一张桌子上。他在悲戚地注视着我。我怀疑他是一个侦探，好象他长时间以来从没有拘留过任何人，而急于想把某一个人关押起来似的。他以为我是一个奇怪的人。然而我也注视着他。看他的那副模样似乎又不象侦探，他的举动倒象一个很有钱的人。因为他在点饭菜时，根本就不看价格表。我发现自己可能是搞错了！他也许是一家公司的股东，想卖给我一些石油的股票。我一向喜欢做这种买卖石油股票的游戏。在谈交易的时候，你可以吃得很好，

然而又不要自己付钱。

九点钟左右，我斜靠在船舷的栏杆上，望着大海。我在想还要航行多远的路，才能到达海岸。如果有人想泅渡上岸的话，他一定也会这样想的。不，我没有任何想这样做的意思——不，不是我——但是，我喜欢能有这样一个去工作的机会。你是绝对不会理解我的这种心情的。

好，那个面带愁容的人也走上船舷上来了。他也斜靠在我近旁的栏杆上。

“晚上好！”他说。

“要游泳，这可是个好夜晚啊！”我说话时，小心地斜睨着他的面孔。

他在遥望着前方海岸上的灯光。

“若游泳还是离岸远了点。”他说。

好象他的心里也正好有这种想法似的。

接着，他停顿了一下说：“我感到有点惊恐不安，你肯帮我的忙吗？”

这种事正是我所期望的。我“嗯嗯嗯”地哼了几声。

“我一直跑到轮船的后部，但我却搞不到一个床位。我极欲知道你能在你的船舱里给我找一个床位吗？我看你也是单身一人。”

原来是这样，他要求进入我的船舱。啊！我可不喜欢这种事，因为我还想在夜晚能好好睡个觉呢！我知道他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。因为轮船上的床位根本没有占满，在我刚走上轮船找寻我的舱位时我就发现了这一点。但是，我没有告诉他这些。我的工作正需要他这样。

“船长是我的朋友，”我说，“我给你去订个床位吧！”

我说着，就准备走开去办这件事。

“不，不要办了！”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，阻拦住我。
“这……还有些事呢！”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我直盯着他的眼睛，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！在我过去的工作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。当我转过身时，我发现他的那双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祈求的闪光，而脸上隐藏着一种恐惧的表情——那是一种真正的恐惧，可怕的恐惧！

“请你告诉我，你想要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也许我能够帮助你！但是，让我首先告诉你，这只轮船上还有许多空舱位。现在你又不是一个罪犯——完全地、明显地不象是。为什么你要急切地来我的船舱呢？”

他想了一会儿，眼睛望着海水，然后说：

“我有点麻烦事。我不知道在这只轮船上是否又被他们跟踪上了！我不愿意这样，但我还未能找到一个摆脱掉它的机会。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！我不想一个人去睡觉，那——那，你认为我象可能的那类人——可能的……”

“——象有危险、可能被逮住杀死的人吗？”我问。

当我说这些话时，他扭过脸不理睬我。但是我继续说：“难道象我这样的人整夜地坐在你的身边，就能保护住你？嗯？”

“我不能准确地理解你的意思。但是，我——我不想孤独地一个人呆着。现在，如果你是一个有气度的人，我愿意提供一点钱给——”他停了下来，等着。

我决定同他的谈话能更直截了当一些。在这种行当里，有某些事可能会更迅速、更进一步地向前发展的。

“我告诉你，我是做什么的。”我说：“我到过世界各

地，为南美洲的几个国家的政府工作过。”我说这些话时声音很响亮。“现在，我坐在这里，闭住我的眼睛，你给我一百块美元吧！”

“那，我就能去睡觉了吧？”他急切地问。他睁大了眼睛看着我。

二十分钟后，他上了床。我们把舱壁上那块“不准吸烟”的牌子翻过去，吸起烟来。他给了我一百美元，我们都满足了！

他躺在那里吸着香烟，也不多说话。我知道他并没有睡着。也许他睏过了头，一时反而睡不着了。这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，我也有过多次这种体验。我发觉他正在费力地思索着什么事。

沉默了一会儿。他问：“你是什么职业？”

喏，我已经拿到了他的一百美元，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回避他提出的这种问题。因此，我告诉了他。

“我是一个幸运的士兵。”我说。我想轻微地去撞击他一下。

“你的意思，你是想找个机会，为了——搞点钱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一定会有这种机会的。”我说。

“象这样的事，我给你找好吗？”

“有过好几次了！但是我不愿意象个侍卫那样，跟着人到处旅行，如果你说的也是这种机会的话。”

他笑了起来。现在他感到轻松多了。而不久前，当我带领着他走进这个船舱时他还显得很紧张。而这时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，他的忧虑减轻了！

“我想，我应该使用你。”他以缓慢的口吻说：“我给了你钱，你不应该老看着我！”

“我不是厌恶你！”我说：“但是我喜欢单独工作。让我听一听你想说的事吧！那样——对，今天夜晚你准能睡个好觉。用什么方式谈都行！”

“好吧！也没有很多的事可说。我想你应该伪装成我的样子——大概要用去一个夏天的时间。”

“那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！”我摇着头说。

“很容易做到！”他热情地继续说下去，“我建议你去我父亲在纳库克特岛上办的一所旅馆里……”

他的身体向前倾斜着，很快地说着话。他讲得很平和，而且很认真。人们不知道他在哪里；他离开纳库克特岛已经有十年了。他的父亲在国外，也不在那个海岛上。

“你有多大年纪？”他突然问我。

“三十岁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我们两人的年令差不多，长得也很象，高低胖瘦也一样。你没有遇见过了解我的人吧，如果没有搞错的话，我给你化装一下”。

“你到底出了什么麻烦事？”我问他。

“同我交往的一些人对我不满，他们威吓说要杀死我！”

“对这件事我又认真想了想，看来好象他想雇佣我去那里替他承受磨难。如果我接受了他的足够的钱，事情当然会是这样的。我希望在抓住这种机会前，不要再发生任何事情。

“是的，他们威吓着要杀死我！”他继续说：“但是，我认为他们不一定会这样做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我也不认为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件。因为威吓是那种人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。

“你究竟为什么要支付一百美元，整夜地同我呆在这里呢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我没有什么恶意。但是，我必须搞清楚你给我的钱和这种危险之间的关系，你理解吗？”

他误认为我说的只是一个钱的问题，于是便拿出一大把钞票，也没有精确地数一下，便递给了我，还问我够不够。我搞清楚了，他并没有见过那些恐吓他的人。

最后，他在一张纸上写道，他请求我化装成他的模样，他自己对这件事负全部责任。当然，如果我真的出现了什么麻烦，那张纸文实际上并不能帮我多少忙。但是，如果他的父亲突然从欧洲返回，那张纸文还是很有用处的。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热衷于使用那张纸文。我在玩着一种公平而诚实的冒险游戏，而那笔钱也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目字。

当我们的协议达成后，我产生了一种想法：他交往的那些人是否都在干着那种犯罪的勾当？他的两个朋友在他的证据面前是否已经进入监狱，而另外的三个人来找他，他又绝对不敢同他们见面！无论怎样，这对我是没有多大关系的。因为，我的职业就是要让这种人露出脸来，使人们不必再害怕他们。如果他们能放弃原来的打算，或者找我来闹事——这全部问题就算解决了！我并不认为象他说的那样，他们真的要杀死他。他之所以要这样对我说，或许是为了便于恳求我能更好地帮他的忙。

一两个小时，他给我谈了他的家庭和旅馆的全部情况。随后巴顿·柯姆布斯就沉沉入睡了，这是他近几周以来第一次睡得这样踏实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们在船舱里分手了。我上岸后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去贝德弗尔德。又从那里找了一只小船，走上了通往纳库克特岛的旅程。在这个小船上只有十个舱位。我已经事先给巴顿·柯姆布斯预定好船票。我在这只小船上到处看了看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。因此，我就躺在舱室睡着了。

五个小时后，我从舱室走到甲板上，我发现距离纳库克特海港已经很近了。岸上有很多人站立在那里，等着接船。他们的模样都显得纯真无邪。旅客们正登上一层层台阶，向一个高处走去。我只希望穿在我身上的巴顿·柯姆布斯的那套服装能更合身一些。

有一辆挂有“海风旅馆”标牌的汽车等待在那里。我坐上了车，另外随车同行的还有五个人。汽车走上一条林荫大街，又爬上一座不大的小山，我们就到达了那座旅馆。这里是一个视野宽阔、景色优美的地方。

旅馆的经理立即来看我，他说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，好象是在卡普斯。他的表情亲切和蔼，希望我能早一点赶回来。在另一个车里有一个老年人、三个较年长的妇女和一个大约十九岁的姑娘。她看见我很高兴。她奇怪为什么好几年没有见到我。她很想知道，我是不是外出学习什么业务去了。她说我的父亲已经写来了信，说喜欢我学习旅馆业务。

我没有说很多的话，那是不需要的。在我们走上电梯和进入房间的全部时间里，经理罗兰德斯先生总是说个不停。

七月一日那天，在旅馆里住宿的有五十多个人，他们几乎都是和我在同一个时间到达的。两周以后，这个地方就显得更拥挤了。我并不想用心学习旅店管理业务，象小柯姆布斯说的那样，我应该不喜欢做任何那一类的工作。

那里还有一个姑娘——就是和我同坐一辆汽车来的那个姑娘——马玲·斯特·詹姆士，我们每天有许多时间在一起。她很勤快、活跃，在整个时间里都忙着想做一些事。我们用去很多时间在一起玩高尔夫球。

还有另外一点使我感到高兴，她是一个寡妇，而且长得很漂亮。她是今年春天才来这里工作的。她似乎和大多数妇女不同，她希望我能带着她到各处去玩。

因为我常和马玲在一起，所以就没有什么时间做其他事了。她年轻温柔，喜欢同我谈一些月下风情和无意义的生活琐事。然而她纯真的朴实，自尊心强，在她的双肩上还有一颗灵敏机智的小脑袋瓜。据我看，她不喜欢寡居，她自己似乎还拥有一些特别的财产。但她是个寡妇，我猜想她很想同这个旅馆的老板约翰·比·柯姆布斯的儿子结婚。因此，你可以看出在我的这段生活里一直充满着一种什么样的气氛，很多事都使我感到好笑。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，绝对不轻易地同妇女们有那种交往。我玩的这种冒险游戏不能同妇女们的事纠缠在一起。

还有，寡居的妇女是好奇的、多事的。人们都想知道马玲和我整天都到过什么地方。有好几天晚上，她总是问我开车到什么地方去。是的，我有一辆汽车。巴顿·柯姆布斯在旅馆里有一辆漂亮的小运动车。

马玲不同于一般人，她有点小聪明。她喜欢独自到郊区乡间的一个地方去，总要求我给她以更多的时间。我对她开始感到有点忧虑。但不管怎样，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，我同她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愉快。

自从来到这里以后，我总是睁大眼睛，注视着那些坏

人。我知道他们会随时通过房门走进来。我想，他们如果走进来，一定是以业务上的事为借口，此外再不会有其它事了。但是我总是怀疑他们马上就会走进来。

他们果然来了——有三个人。我知道他们是第二次走进门里来的。他们的服装是很时髦而高级的。三个人穿的都一样。但是，我能认出他们来，他们都不是旅馆的内部人员。

他们一点也不蠢笨。我过去曾经遇见过各式各样的人——坏的，很坏的和最坏的——而进来的这三个人，正是真正的这路货色！

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是个高个子、很瘦的家伙。他比起其他两个人来更象一个夏日海滨的度假者。但是，他是一个真正的用嘴指挥的人。当他想做什么时，只要动一动嘴皮，暗示一下，其他人便跟着上来了——从这里你可以看到黑社会或者赛马场上卖彩票的那种特有的情景。另外一个人是个胖子，看样子象一个随从人员。而第三个人，看上去象一个普通的惯犯和流氓，他能面带微笑去干杀人的勾当。

那个瘦高个子是个头儿，在楼下有给他留着的房间。他的名字叫詹姆士·法鲁。他立即同我交上了朋友。你知道，他是不会马上采取过火行动的。他给了我一点留心思考的时间，一般的旅客对老板的儿子还是采取“向前看”的姿态的。

我还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在玩弄什么把戏。我也没有看出他们有杀死我的想法。如果他们是要些钱，我是能够理解的。然而，他们似乎是已经有了很丰裕的金钱。因此，我只好用心监视着他们！是的，这位法鲁先生是一个凶恶的家伙。我已看出他以及他的同伙是难以制服的，而且我知道自

己也缺少制服他们的手段。他们不了解我的底细，不知道我有手枪带在身边。而我却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。

我总是带着手枪，因为我耽心将会发生一些麻烦事。你明白，旅馆内部也有人与这些坏人有交往，他们会有意无意地把我的情况泄漏出去。

近日来，每天晚饭后我都和马玲坐上车一起去海岛的各地兜风。当时我还不知道这里有那么多的可供开心玩乐的地方。有几次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玩的这种冒险游戏，认为这种事可能会有新的变化。我遇见了许多妇女，但没有一个人能象马玲那样引起我的喜悦。在那天我去参加当地学校举办的活动以前我就有这种想法了。

我们两人经常开着车去各处游玩。她经常询问我曾经去过的那些地方的情况。谈论这些事是很容易的，因为我的确在世界各地游历过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大约是那三个人到达这里的第十天，我真有点害怕。我们开车外出，在返回来的路上，大约是九点半钟，从空中飕地一声飞来一粒子弹，把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打了一个洞。接着又是飕地一声，一粒子弹又射进车内，我看见马玲被击中了！

但我没有受伤。我知道刚才那是一种无声手枪的响声。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，有几个人正手拿着枪站在那里。我加大油门，把车很快地开到市区。我把车停在街道的路灯下，把马玲扶了起来。

她面色苍白，脸上流了很多血。但是伤势不太厉害，只擦破了一层皮。我买了一点药物，给她简单地擦洗包装了一下。

马玲受伤后没有颤抖，也没有哭叫，她表现得很勇敢。但是我的心境却很不平静。因为在我的生活中这是第一次遇到枪击，我的手有点颤抖。当时我没有很快地拿出手枪进行还击。但是后来我觉得应该把手枪拿出来，因为我后来很生气——粗野地、极端的气愤，你可以想象到我当时被气成了什么样子。我已经意识到这并不是我的全部危险。不是，我认为他们也许是想杀死马玲，我是被拖进了这种危险之中。因为她有点喜欢我，外出时总是我们两人在一起。

在返回旅馆的路上我告诉她，这不是一件偶然事件，一定是有人想袭击和抢劫我们，在这天早晨我就抱怨可能会出什么事的。她奇怪地望着我，我知道她不会相信我的话。

“如果这是你想告诉我的心里话，巴特——①完全正确。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这事的，你可以相信我。”

这就是当时的全部情况。我们两人谁也没有再说什么，直到我们返回旅馆，下了车。我们站在旅馆门口的台阶下边，顺着入口处走进旅馆。这时她转向我，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，从她的脸上到手上都苍白而没有一点血色，我能看到的一点红色的标记就是她脸上那块被子弹击中的创伤。

“你信任我吗，巴特？”她又一次这样问道。从她说话的声音中我似乎感觉到有点问题。

“当然，我信任你，马玲！”我回答说。我把说话的声音拖得很长。

那件突然发生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！她的头紧紧地靠着我，柔软的长发低垂在她的脸上。她仰起头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弯着身子吻着她，紧紧地拥抱着。我们在那里站立了很

①巴特是巴顿的爱称，下同。

久，她才抽身离开了我。当时在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周围渺无人迹。

突然传来一阵马达的响声。接着是汽车前的灯射出的一道亮光。马玲很快地走开了。当法鲁和他的两个朋友走过时，我悄悄地站立在一片荫影下边。他们走进旅馆里去了。

他们看见我们了吗？是的，我知道他们已经看见我们。因为当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时，脸上带着微笑。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正是从那个时刻起，他们正走向死亡。

窗帘拉上了，这是第一个行动。我要做的事已经开始了！夜间我无法贸然睡觉。我知道我将会遇到危险，也许是个不太大的危险。但是，现在受到危害的还有马玲。好吧！我已决定在这个夜晚同那三个人周旋一番！

十分钟以后，我走进了卧室，但我没有上床睡觉。我熄灭电灯，坐在房间里，一直等到深夜十二点钟左右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旅馆里到处象死一样的寂静。

然后我跳到窗户外边，顺着楼房墙壁上防火用的太平梯向下爬去。我已经确切知道了法鲁住的房间位置。我一直爬到了第三层，沿着太平梯走到他的窗前。他的窗户是开着的。零点三十二分时，我从窗户跳进他的房间里，然后坐在法鲁的床头。

我打开电灯，一直等到他醒过来。对我这个不速之客他不一定害怕，因为他又继续睡了五分钟。他翻了个身，然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他很快就醒过来了，因为他看见我正在用枪指着他。

他是很聪明的。他用一只手擦了擦他的眼睛，又佯装睡着了。同时，他把他的另一只手伸到枕头下边。我笑了笑，